



前集卷四

進仕 交代 謫野

應退 致仕 附 知足 隱逸

佛仙 附 女仙 道士 附 女道士 道觀 附

奉祠 佛 僧 附 尼 佛寺

民 農家 附 田 蠶家 貨殖家 附 商賈

梓匠者 附 巧墁者 漁者 釣者

技 獵者 醫者 附 藥 筮者 巫者 職相者

談命者 畫者

四

13
1804
4

門 13
號 1804
4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目錄

卷之三十一

仕進部

舊政告新

反間代去

傳貫不改

及瓜而代

將死授政

按校代者

蕭規曹隨

前召後杜

以嚴繼寬

垂成而代

謝令不去

我棄彼取

代者挾怨

門生為代

狗尾續貂

練靴在前

漸改前政

譴詆古今事實

舜夫四凶

三已無愠

真道三黜

楚囚南冠

獄吏踏蹴

書空咄咄

居常鞅鞅

受辱獄吏

誼謫長沙

賤死朱崖

謫居喪母

闔戶避謗

獨未收拭

伎心陰責

失明遭貶

為子所累

携母貶所

失儀被謫

崖州為大

寫堂鋪傳

挈子隨侍

遇兩戴笠

就屋獲罪

民居不概

前集目錄



杜門莫見五 盡呼相公五 以義相勉五 貶中喪字五 客至對卧五
時相詭詐五 階官安置五 崖州相逢六 乘桴浮海六 此路荆棘六
詩語 鬼門關六 到海十里六 卷之三十二

退隱部

閑退古今事實

詩語 徒言退閑七

醉尉見呵七 不當治產七 辭官屏從七
閉門自保七 千龍閑卧七 張良稱病八 大議每咨八 一疏歸老八
掛冠城門八 陳情求歸八 鍾鳴漏盡八 白衣尚書八
角巾歸里八 作三休亭八 請老就養九 致仕著書九 告老辭闕九 野服見客九
富貴知止九 燈夕特召九 免為描畫九 每言國事九 尊閣躡躡九
人各有志九 致仕者書九 免為描畫九 每言國事九 尊閣躡躡九

致仕附知足古今事實

三樂自足十 係知足十 三者自足十 自若有餘十
安步當車十 見幾而作十 官六百石十 妻論知足十
但取僅足十 八十日令十 但少一死十 濁酒一盃十
山資已足十 祿豈須多十 不市田宅十 灌園掇薪十
不言產業十 毀車殺馬十 碧山不負十 御詩送行十
不任公卿十 題詩徑歸十 一出一處十 風月閑人十
得午橋莊十 叔姪同歸十 還鄉散財十 香山九老十
老鳳不去十 洛陽耆英十 卷之三十三

退隱部

隱逸古今事實

堯遜許由十一 許由一瓢十一 壤父擊壤十一 舜讓支伯十一
披裘拾薪十一 踰牆而避十一 寧為生龜十一 寧為孤豚十一
危巢五湖十一 商山四皓十一 子陵垂釣十一 申屠絕迹十一
燃燭無寄十一 恥在後代十一 遠志小草十一 子驥短褐十一
七松處士十一 為解隱資十一 山中蔬食十一 泉石膏肓十一 竹溪六逸十一

終南捷徑西志和垂釣 四明狂客十四 東臯子十四 松菊主人十四
拜官而卒十五 希夷入對十五 召邵康節十五 為買園宅十五 山中騎牛十五
公卿訪隱士十五 郡守訪隱士十五 處士投贄十五 逸民言兵十五 排斥種放十五

詩 賦白雲詩十六 處士盜名十六 萊公訪隱十六 盡隱者居十六
處士趨朝十六 詩訕隱士十六

卷之三十四 仙佛部

仙 附 **女仙百金事實**

崆峒問道七 赤松為雨師七 偃佺食松七
彭祖長壽七 穆王宴西王母七 閔令尹之生七
老子之生七 子春乘鶴十八 蕭史吹笙十八 鬼谷先生十八
琴高乘鯉十八 安期生賣棗十八 橘中一老十八 秦皇求仙十八
盧敖求仙十八 漢武求仙十九 王母蟠桃十九 華表丁令威十九
劉子摩劍十九 李少君道術十九 封君蓬萊十九 遇羨門子十九
長房過雲十九 魏伯陽服丹二十 五喬飛鳥二十 梅福為仙二十
葛洪死解二十 雞犬舐鼎二十 董奉種杏二十 負局磨鏡二十
葛玄道術二十 讀石室書二十 許真君斬蛟二十 李八百二十一

詩 隔兩壘九 洪景鍊丹九 惟鼠墮地九 屍解如蟬九
空中聞打麥九 希夷得道九 金女九 樊夫人九
剪綠華九 江妃解佩九 毛女食松九 洞庭君女九
洞賓遊岳陽九 飲東林沈氏九

道士 附 **女道士百金事實**

棄妻遊山三 絳帕蒙頭三 詔賜鏡湖三
以鴉換經三 道士授官三 秦童大門三
遊廣寒宮三 謝自然係女道士三

道觀 附 **秦祠百金事實**

南京鴻慶宮三 嵩山崇福宮三
華州靈臺觀三 臨安洞霄宮三
紹興鴻禧觀三 隆興萬壽宮三 江州太平興國宮三
武夷中佑觀三 成都玉局觀三 台州崇道觀三
建昌仙都觀三

卷之三十五 仙佛部

佛事

西方大聖人北四 釋迦佛生西 漢明帝迎佛北四 佛法中國北四
阿難說法北五 達磨獲履北五 弘忍鏡臺北五 梁武弱佛北五
魏作金像北五 募錢造像北五 諫迎佛骨北五 晚事浮屠北五
演繹佛教北五 斧碎佛牙北五 毀佛像北五 後主信佛北五

僧尼

女子寄宿北六 逼受妓女北六 飛錫擲空北六 不入白蓮社北六
黑衣寄相北六 赤髭白足北六 文殊問疾北六 能通玄術北六
佛有五戒北六 看水牯牛北六 石頭路滑北六 躡迹求法北六
罵佛罵祖北六 一餅一鉢北六 萌茨石室北六 磨磚成鏡北六
白公問禪北六 李公問禪北六 蜂鑽紙牒北六 一塢白雲北六
一口吸盡西江水北六 寒山子北六 百尺竿頭進步北六
布袋和尚北八 萬迴師北八 施千僧供北八 拾得子北八
判僧賂錢北八 浮屠還俗北八 浮屠奉親北八 判僧飲酒北八
為尼之始北八 以下係尼 武氏為尼北八 東坡問禪北八
為尼立碑北八 惑於妖尼北八 捨宅為寺北八 愛姬為尼北八
為妾造寺北八

題尼寺壁

題尼寺壁北九 韓詩戲僧北九 建寺之始北九 祇園北九 捨宅為寺北九 嘗曹溪水北九
佛字如殿北九 寺為窟室北九 方丈北九 諫起佛寺北九
卓錫開山北九 神獸守基北九 上方北九 毀佛寺北九
詩靈隱夜吟北九 關梨飯後鐘北九 烹食寺火北九 寺僧蒸豚北九

農家

民業部 耕辛樂道北二 耦耕北二 荷篠北二
躬耕墾畝北二 豚蹄讓田北二 輟耕隴上北二 羔酒自勞北二
買酒自汗北二 負郭十畝北二 以下係田 及買買田北二 自耕而食北二
身後桑田北二 求田問舍北二 有田不在 苦饑常勤北二
多田北二 馬頭娘北二 祀先蠶北二

農家附

田古今事實 耕辛樂道北二 耦耕北二 荷篠北二
躬耕墾畝北二 豚蹄讓田北二 輟耕隴上北二 羔酒自勞北二
買酒自汗北二 負郭十畝北二 以下係田 及買買田北二 自耕而食北二
身後桑田北二 求田問舍北二 有田不在 苦饑常勤北二
多田北二 馬頭娘北二 祀先蠶北二

蠶

蠶古今事實 馬頭娘北二 祀先蠶北二

貨殖家附商賈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三 人棄我取三 好傳貯三
 焚券得民三 居家致富三 若萬物錄三
 收息百三三 衣繫衆論三 焚券自償三
 為鬼所笑三 自執牙籌三 身障一麓三
 立市易法三 與錢輟歌以下係商賈三
 借財命窮三 寶弄三

梓匠者附巧漫者古今事實

無共土三 魯般木機三 梓慶木鐻三
 公輸規矩三 公輸雲梯三 造草木人三
 撰成木經三 堂無蟻罅係巧漫者三

卷之三十七

漁者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三 伏羲為網三 舜漁雷澤三 如棠失魚三
 網得織梭三 賣魚常價三 以術放生三 舟載釣具三
 一釣六鰲三 釣鯉得書三 魚釣好腐三 釣得玉璫三
 以豚餌鮑三 釣而不網三 任公大釣三 粒餌得魚三
 羊裘垂釣三 煙波釣徒三 坐亡釣鱸三

釣者古今事實

評柳子厚詩

詩評柳子厚詩

獵者古今事實

鬼田以時三 發犯噫兒三 西狩獲麟三 相楊暴虎三
 因獵聞諫三 放鷹與母三 不失獵期三 詭遇拔禽三
 馮媛當熊三 諫帝射雉三 以竟從獵三 拔猛獸箭三
 豕突帝馬三 匿鴉于懷三 田獵懼諫三 不可不獵三

卷三十八

技藝部

醫者附藥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三 鴻術為醫三 扁鵲善醫三
 扁鵲論病三 扁鵲起死三 醫和戒色三
 上醫醫國三 視見五臟三 召醫詆斥三
 著針經三 醫書不傳三 為人迎醫三
 饋藥不管以下係藥三 讀藥治病三 賣藥避名三
 命乃在天三 對蠱饋藥三 服金石藥三 守庚申三

筮者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三 占并無定三 君平卜肆三
 詹尹決疑三 筮短龜長三 季主賣卜三

客星犯斗四十一 占易掘金四十一
錢卜四十一 枕蓍復奴四十一
驗於事後四十一 賣卜難信四十一

巫考

古今事實

病忘謂巫四十一
知人生死四十一 鄴令沉巫四十一
禁以平祠四十一 召巫懷厭四十一
置符求媚四十一 變巫呪生四十一
不許呼巫四十一

古今文集急急如律令四十一

說相者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四十一 臯陶異相四十一
滅若敖氏四十一 貌失子羽四十一
先知友相四十一 當刑而王四十一
貴而餓死四十一 美則不貧四十一
燕頷虎頭四十一 人故封侯四十一

占其屋朋四十一
弄卜四十一

魯旱焚巫四十一
官中巫蠱四十一

戒用巫覡四十一
禁巫或人四十一

巫術敗酒四十一

火焚青囊四十一
卜遇四相四十一

巫陽下招四十一
粵祠雞卜四十一

王嶼類巫四十一

堯舜異相四十一
豐下有後四十一
惟不知壽四十一

相不當侯四十一
富而餓死四十一
蜂目豺聲四十一

禹文王異相四十一
豺狼之聲四十一
貴不可言四十一
父子為相四十一
婦人當貴四十一
童有善相四十一

不壽之相四十一

無貴相四十一

龜息必貴四十一

資相福艾四十一

陰德紋兒四十一

鼻公貴相四十一

早達晚逃四十一

善聽聲四十一

孰睡乃相四十一

毋知其貴四十一

觀友知兒四十一

久皆得議四十一

領敢宰相四十一

善相骨四十一

急流勇退四十一

耳白於面四十一

視目不瞬四十一

眼多白四十一

孔子知命四十一

李廣不逢四十一

窮達有命四十一

李虛中術四十一

召用失儀四十一

不遇元宗四十一

題詩坐窮四十一

眇目而貴四十一

肉不稱骨四十一

鵝肩火色四十一

相在怒時四十一

能識居潛四十一

貴人識貴四十一

道人現慶四十一

兼相其後四十一

不容何病四十一

至老不遇四十一

福薄四十一

命亦難信四十一

聖眷忽解四十一

心肯命通四十一

雷轟薦福碑四十一

伏犀貫腦四十一

日角珠庭四十一

相天友貴四十一

斷後皆貴四十一

作樵夫拜四十一

衆中辨貴四十一

止或尼之四十一

岸崩得脫四十一

命多蹇剝四十一

命三處合四十一

終身不遇四十一

談命者

古今事實

詩話

不遇宣宗

命在磨蝎四十一

雷轟薦福碑四十一

卷之四十

畫著古今事實

鮮衣盤蓮平 觀畫施錢平 由汚其畫平 鄭虔三絕平 襲父兄業平 五墨山水平 惠崇小景平

設畫畫蠅平 登樓空見平 誤墨畫牛平 觀畫地獄平 畫見夜隱平 黃筌畫花平

發尉取畫平 點睛龍飛平 羞為畫師平 取軸棄畫平 啜茶觀畫平 崔白翎毛平

詩話圖塞上詩

見詩如畫

新編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仕進部

○交代群書要語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顏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語瞳乎其若後莊子卻行以求及前人莊子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更為卒更貧者欲得崔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崔之一月二十是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成者是為過更漢昭紀注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也舊貫不改魯人為長府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借用及瓜而代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八年將死投政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昭二十及瓜而代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得莒即舉耒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

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
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在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東主使劫騎代將而
召樂毅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田單後與劫騎戰設詐誑燕軍
遂破劫騎於即墨下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曹遵何
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上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
寧壹本傳蕭規曹隨功若泰山楊雄傳**前召後杜**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治
政清平時人友於召信臣為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嚴繼寬**班超為
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
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而蠻夷懷為獸心難養易動今
君性嚴急水清無太魚察政不得下和宜湯使簡易寬小過終太綱尚私謂
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人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
如超所戒按按代者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馬翊而均之遷御史大夫會御
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問知
即部吏按察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竟所考均之
卒無事實望之遣御史案東郡且得其事延壽竟坐棄市謝令不出鄧攸去
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

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曉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我棄攸取下
者挾怨晉王述為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述止一吊述每聞用
聲謂羲之當謂已如此者累年羲之竟不顧**禹成而代**祖逖為豫州刺史大
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悉為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述方當推
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述意甚怏怏感激發病有妖星
見俄卒于雍丘**狗尾續貂**晉趙主倫篡位至於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每朝
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借用**糠粃在前**孫綽與曹鑿齒並行
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鯨之鱗之糠粃在前借用
不敵前政謝方明善治都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
次漸移變使無跡可尋晉恭紀**門生為代**范津初薦傅燮及津為漢陽與燮
交代合符而去燮傳**遭謗除代**梁江革為荊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
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情事好酒以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
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各任其長**
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
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強其所短抑其必不逮吾
亦任吾所長耳神道碑**為代懷怨**庾亮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粟下大

理李傅正端初為少卿，聖老哀鳴，端初探俚談，詔曰：子甫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堂，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副使，既及瓜，聖老自郎官出為代，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尤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真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聖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其所見，但不知比往時，豈不笑否？端初愧怍而悟。揮塵錄。

古今文集雜著託契子孫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童蒙訓。

詩話同年為代王文正公魯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領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樂人餞詩楊叔

室郎中典眉州人言頃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衆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子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湘山錄。笑啼不敢見鏡前。

○前罰群書要語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尚書注五流有宅五宅二居舜典屏之遠方。書注緩死申恩從於瘴癘。六帖投蓋六帖左迂同上。絀爵祀免所居官。漢書逐臣遷客六帖繫縲之臣左信無罪而棄逐。騷侯罪羞陬。騷注故事有百滴者，斥陳遵傳煩謫遠郡，削迹朝端。李邕。

詩句溪行防米督野店避山魘。張祐寄遷客。古人事實。舜去西。舜流共土於幽州。故離堆於崇山。嵐三苗於三危。巫絲於羽山。無溫。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溫色。百道。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置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遂釋之。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高祖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君常鞅鞅，與絳灌等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木玉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會等伍。獄吏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皆示之。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詭譎長。賈誼謫為長沙太傅，有鵠飛入詔舍，止於坐隅，鵠似鵠不祥鳥也。詎居長沙卑濕，自傷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獄吏踏陳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踏蹴，蕃曰：老死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廩假否。書空。咄咄。殷浩被黜，談詠不發，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

前集四

離因而泣下蘭州陸宣公至忠州十寒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
方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啖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
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丁用晦芸田錄獨未拔也唐吳武陵與孟簡書曰
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收捕獨子厚與猿鳥為伍皮水陰書張
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
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
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怨陰
責最大雖他羨莫贖耶割禹錫曲江序朱崖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為宰
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其潛形其下幸庶之明府富貴今昂來七九之年當
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
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今孤獨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緇曰衛公
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續言謂君受命柳宗元謫永州
司馬侍奉犬夫人河東縣君溫清未嘗見憂終于州之佛寺其孤有罪銜哀
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泊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大夫人有
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生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墓誌秦州志盧
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

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趙普改前命以彰彰者乃寔於必死之地普
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
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湘山野錄自言遭貶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
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
梁公適比唐公下殿詔送室効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
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言行錄
李主人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賈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
裁其子東之殺之得免謂因肆行賄賂至欲若下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
公參政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孰視父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踈
然而懼因密謀去之以檀移山陵劫謂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
也龍川志天明遭貶范忠宣公素苦首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子
厚戒堂吏更不得上貶公永州安寬公怡然就道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
七十之年兩自俱老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
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子所累陳了翁自領外歸居明州嘗冷其
子正彙幹蠶錢塘聞蔡宗詭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宮之迹不敢隱
默乃自陳于帥司蔡疑時為抗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

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
李孝備公使證正彙之妾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
還自陳告確豈與知若確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妾則情所不忍
挾私情以符台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忒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
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確固尊論於諫豈亦不
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嘆息謂公曰主上
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欲具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寓海島公亦
有安置通州之命遺事母所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為章惇蔡
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
扶其母籃昇樹下有犬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
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真人也蛇此山之神見官喜相
迎也聞見失儀被謫真宗朝張文定公晉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進止失容坐
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酬蒿杯觴飲宿冠弁蓋謂是也青箱雜記崖州大下
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為
崖州司兵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黃山谷謫宜州時嘗惡其嚴
倅餘若著為之經理舍館一旦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當鑄諸賢願

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書僅有二十二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隋侍東坡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瘡痍所侮曾中泊然無所芥
蕭人無賢愚皆得其惟心疾苦者昇之藥瘡斃者納之靈又率眾為大橋以
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大臣猶以為未足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
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就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
室昌化士人益土運甍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
遇雨乃從農家借蓑笠戴之著蓑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歐奉獲罪紹聖
中蘇轍貶雷州杭州人吳國鑑亡居為館一小閣元符初木州走馬承受段
諷言其事詔提舉董必且實狀以聞必至雷置獄根治詔轍移循州知州張
逢以下降罰有差國鑑編管民居不設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
子厚以為強奪民居六州遺民寤治以劾券甚明乃已及子厚謫雷州亦問
舍于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蘇轍真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上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
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散竹竹中為小亭遇風自清美或徜徉亭
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閩人閩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獲旬自果出鄉人

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勞父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如掃編 **畫相**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
相公愛 **遊此乎** 近日堂中赴龍城王美相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
發 **笑** 翫 **以** 義 **非** 勉 **卻** 浩 **除** 言官有田畫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
書曰 **卿** 君 **不** 言 **可** 以 **絕** 矣 **又** 一 **日** 卿 **以** 書 **約** 畫 **會** 類 **昌** 自 **云** 得 **罪** 責 **昭** 州 **留**
連 **三** 日 **臨** 別 **出** 涕 **畫** 正 **也** 責 **之** 曰 **使** 君 **隱** 默 **官** 京 **都** 遇 **寒** 疾 **不** 汗 **五** 日 **死** 矣
豈 **獨** 嶺 **外** 能 **死** 人 **哉** 願 **母** 以 **此** 自 **滿** 事 **畢** **趙** 忠 **簡** 公 **鼎** 初 **謫** 潮州
時 **哭** 其 **季** 子 **而** 行 **既** 行 **又** 喪 **長** 子 **嘗** 有 **帖** 云 **知** 舊 **多** 勸 **讀** 佛 **書** 使 **釋** 迦 **老** 年
聞 **鼎** 此 **事** 亦 **當** 感 **動** **容** 對 **此** 范 **忠** 宣 **公** 謫 **居** 永 **州** 客 **至** 必 **見** 之 **對** 設 **兩** 榻
多 **自** 稱 **老** 病 **不** 能 **久** 坐 **徑** 就 **枕** 亦 **授** 客 **一** 枕 **使** 與 **對** 壯 **數** 語 **之** 外 **往** 鼻 **息**
如 **雷** 客 **待** 其 **竟** 有 **至** 終 **日** 不 **得** 交 **一** 談 **者** **謂** 謂 **謂** 奈 **會** 之 **下** 思 **萬** 在 **如** 不
藥 **這** 人 **既** 甯 **將** 去 **却** 與 **他** 殷 **勤** 不 **絕** 一 **日** 忽 **招** 胡 **和** 仲 **致** 定 **飯** 意 **極** 奉 **已** 比
其 **還** 家 **則** 墓 **草** 已 **下** 又 **送** 白 **金** 為 **贖** 如 **欲** 論 **其** 人 **章** 疏 **多** 是 **目** 為 **以** 授 **言** 者
做 **得** 其 **好** 傳 **安** 道 **諸** 公 **往** 上 **認** 得 **如** 見 **彈** 洪 **慶** 善 **章** 曰 **此** 奈 **老** 筆 **也** 朱 **語** 錄
階 官 **安** 置 **本** 朝 **舊** 法 **貶** 責 **人** 若 **是** 廢 **官** 亦 **須** 帶 **別** 駕 **或** 可 **馬** 無 **有** 帶 **階** 官 **者**
今 **已** 不 **約** 却 **是** 帶 **階** 官 **安** 置 **同** 上

詩話 **鬼** 門 **關** 交 **趾** 有 **鬼** 門 **關** 其 **南** 多 **瘴** 癘 **去** 者 **罕** 得 **生** 還 **諺** 曰 **鬼** 門 **關** 十 **人**
去 **九** 不 **還** 唐 **李** 德 **裕** 貶 **崖** 州 **經** 此 **賦** 詩 **云** 去 **一** 萬 **里** 千 **之** 千 **不** 還 **崖** 州 **在**
何 **處** 身 **度** 鬼 **門** **關** **到** 海 **十** 里 **寇** 準 **再** 相 **天** 禧 **末** 為 **丁** 謂 **所** 誣 **再** 貶 **雷** 州 **司** 戶
及 **境** 吏 **以** 圖 **獻** 抵 **海** 岸 **九** 十 **里** 公 **恍** 然 **曰** 少 **時** 有 **到** 海 **抵** 十 **里** 過 **山** 應 **萬** 重
之 **句** 乃 **今** 日 **意** 耳 **人** 生 **得** 喪 **豈** 偶 **然** 耶 **崖** 州 **隸** 雷 **州** 司 **戶** 時 **丁** 晉 **公**
列 **鄉** 知 **安** 州 **既** 而 **又** 貶 **衡** 州 **別** 駕 **又** 貶 **道** 州 **別** 駕 **遂** 貶 **雷** 州 **司** 戶 **時** 丁 **晉** 公
與 **馮** 相 **極** 在 **中** 書 **丁** 當 **筆** 初 **欲** 貶 **崖** 州 **而** 丁 **忽** 自 **疑** 語 **馮** 曰 **崖** 州 **再** 貶 **鯨**
波 **如** 何 **馮** 唯 **唯** 而 **已** 丁 **乃** 徐 **擬** 雷 **州** 之 **貶** 也 **馮** 遂 **擬** 崖 **州** 當 **時** 好 **事** 者 **相**
語 **曰** 若 **見** 雷 **州** 寇 **司** 戶 **人** 生 **何** 處 **不** 相 **逢** 比 **丁** 之 **南** 也 **寇** 復 **趨** 道 **州** 寇 **聞** 下
當 **來** 遣 **父** 以 **蒸** 羊 **送** 于 **境** 上 **而** 收 **其** 僮 **僕** 杜 **門** 不 **放** 出 **聞** 者 **多** 以 **為** 得 **體** 歸
田 宋 **陳** 公 **海** 東 **坡** 紹 **聖** 四 **年** 自 **惠** 州 **再** 責 **昌** 化 **寓** 城 **南** 天 **慶** 觀 **初** 賦 **與** 弟 **轍**
相 **別** 渡 **海** 既 **登** 舟 **笑** 謂 **曰** 豈 **所** 謂 **道** 不 **行** 乘 **浮** 浮 **於** 海 **者** 耶 **元** 符 **間** 徽 **廟**
登 **極** 量 **移** 廉 **州** 由 **澄** 邁 **北** 渡 **有** 九 **苑** 南 **荒** 吾 **不** 恨 **茲** 遊 **奇** 絕 **冠** 平 **生** 之 **句** 此
路 **荆** 棘 **哲** 宗 **即** 位 宣 **仁** 垂 **簾** 蔡 **確** 拜 **左** 僕 **射** 其 **弟** 碩 **賊** 敗 **確** 謫 **守** 安 **州** 夏
日 **登** 車 **蓋** 亭 **十** 絕 **句** 知 **漢** 陽 **軍** 兵 **處** 厚 **笈** 注 **以** 聞 **其** 畧 **云** 五 **篇** 涉 **譏** 諷 **何** 處
機 **心** 驚 **白** 鳥 **誰** 人 **怒** 斂 **逐** 青 **蠅** 以 **譏** 譏 **諸** 之 **人** 葉 **底** 出 **巢** 黃 **口** 開 **波** 間 **逐** 隊

小魚此譏新進用事別無謗訕君上驕起茫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劬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蔭人封劬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后更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止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皇太后垂簾專用章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此太母又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為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場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 宣仁盛怒令確分抗終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潞公曰踰嶠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不須踏開王存正仲為右丞深贊其說翌日簾前范力爭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今當俱去存蒼黃不知所為亦拜明日范公罷相王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坐殿新州大臣得罪度嶺自持正始

○退隱部

○閑居 辭書要語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悠 莊子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 楚詞製菱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同上閑居

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梁棟傳 樂事乎龍榮之事 潘岳賦 詩何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 姚合 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 鄭守愚行拙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 韓偓 組便為寒處士輕裝短笠伴春鋤 歐有詩醉倒醉溪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有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 歐古今事貫 醉尉見何太守 廣賈為燕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三騎出從入田間飲遂至亭漸陵尉醉呵止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宿廣臺下 後一段見報雙 廣 不當治產 漢陽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 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子惲書言大臣發退當闔門惶懼為惲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後一段見 閑門自保 馮衍字敬通以交結外戚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 辭官屏從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求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荆公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有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伐畜也 聞見錄

詩話 漢 閑 詩人魏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 蘇軾有能踐其言者故韋舟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 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

冉冉只如重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論
澈訓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
麻衣坐草只榮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
又趙嘏云早晚粗酬心事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閑則仕進之心益
熾愈無歸期矣玉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
忘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定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
閑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一日看除自三年換道心
者異矣

龍圖熙寧四年呂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與
康節溫公時相往來申公嘗言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其命矣時荆公用
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故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
薦至此尚何言哉公作曰公者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昂
衡卒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起明日伯淳語康節曰
君曾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顯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
獨餞行願得賢人出也既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丞相樞密副
使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始如相浮之詩云

致仕 **知足** **群書要語**七十曰老而傳 **注**傳家事任子孫曲禮大夫七
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曲禮**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 **曲禮**疏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遺也 **老九章**太史公曰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人自崇

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史記**脫簪公府歸杖 **秋梁公表**

詩句紅旗走馬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 **白樂天**移家尚恐青山遠隱元惟

知白日長 **謝景山**好去上天辭富貴如來平地作神仙 **魏野**贈萊公千重浪

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 **宋公序**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杜**

知足知足常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鶴**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不過滿腹 **班婕妤**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望以足 **莊子**

古今事實 **和奚請老** **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尉舉其子午伐之 **張良**

注張良素多病乃稱病曰臣家五世相韓韓亡不受萬金之產為韓報仇

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主師我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異

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辟穀不仕 **疏歸老**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

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

祖道伊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丈夫又云歸鄉里日請故舊賓

客相與娛集數問其家金尚有幾片趣賣以供具 **萬石歸老**萬石君以大夫

祿歸老子家以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天議**每浴膠東相

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木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懸車為祭薛廣德之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為祭傳之子孫改葬以事龍勝即吳俱乞骸骨詔在首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朕敗以官職之事勞大夫**冠城**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避海客於遼東**冠神武**陶洪景與從克書曰昔任官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白衣尚書**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帝巡過任城及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為白衣尚書**市歸家**羊祐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南出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陳情求歸沈約久處端揆有恙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事陳情於徐勉言已老病求歸老之秩勉言言於帝始鼓吹而已**鍾道**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尊猶鍾鳴漏蓋而夜行不休罪人也遂稱疾**歸香山社**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持賞之樂**休官**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休休曰皇才一宜休揣分三且休者而曠二宜休**乘牛車歸**太尉李晟元卓以老乞骸骨許采還所賜物乘牛車使子勇御晨發京師日寮追送及邊不能得見家

舊貧狄庶履早廬張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闕堅檀殿太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惟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老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在禱別詔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疑年七十六帝聞震悼**歸入市**杜祐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駒飽食訖跨之著籠布欄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禹錫嘉話**富貴**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正者蓋少朕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謂老就養**蕭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退脩蔣園區優游自怡而子華為工部侍郎銜以尚生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老致仕**太中十三年元會柳公權稍差忘先群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致仕**父子謝事**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終年五十七大夫美之以比二疏燈夕時見上

元門

致仕著書 奏政趙公陳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者文憂國愛君

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起請親親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

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燕者三賜詩再顧

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弟在

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元

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

豈云中禮是時支路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 后山 免為補書歐

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

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輩描畫盡惟有

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後錄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攻詔鄂遠寺進言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

必進願諸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舟來爭 河東地界 上詔問公公言

熙河諸郡皆不可守而河東地界不可行 言行錄 真德秀 近年或有乞

致仕者親戚相佐且痛其死矣子同年佐伯主將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

致仕未幾遂於朝路因記之曰未嘗有疾亦來當告老不知何為也辭夫善

賦詩告曰前日足下亦自馬駒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閣踴躍一巡又

云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自疾乞官觀已而掛冠年

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少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叙

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頽采芻民之至樂 王彥輔塵史 樂自足 以下係知

足榮格期行乎邨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

也期對曰吾樂其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

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操操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

元門

致仕著書 奏政趙公陳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者文憂國愛君

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起請親親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

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燕者三賜詩再顧

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弟在

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元

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

豈云中禮是時支路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 后山 免為補書歐

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

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輩描畫盡惟有

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後錄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攻詔鄂遠寺進言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

必進願諸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舟來爭 河東地界 上詔問公公言

熙河諸郡皆不可守而河東地界不可行 言行錄 真德秀 近年或有乞

致仕者親戚相佐且痛其死矣子同年佐伯主將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

致仕未幾遂於朝路因記之曰未嘗有疾亦來當告老不知何為也辭夫善

賦詩告曰前日足下亦自馬駒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閣踴躍一巡又

云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自疾乞官觀已而掛冠年

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少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叙

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頽采芻民之至樂 王彥輔塵史 樂自足 以下係知

足榮格期行乎邨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

也期對曰吾樂其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

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操操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

元門

致仕著書 奏政趙公陳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者文憂國愛君

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起請親親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

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燕者三賜詩再顧

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弟在

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元

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

豈云中禮是時支路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 后山 免為補書歐

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

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輩描畫盡惟有

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後錄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攻詔鄂遠寺進言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

必進願諸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舟來爭 河東地界 上詔問公公言

熙河諸郡皆不可守而河東地界不可行 言行錄 真德秀 近年或有乞

致仕者親戚相佐且痛其死矣子同年佐伯主將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

致仕未幾遂於朝路因記之曰未嘗有疾亦來當告老不知何為也辭夫善

賦詩告曰前日足下亦自馬駒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閣踴躍一巡又

云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自疾乞官觀已而掛冠年

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少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叙

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頽采芻民之至樂 王彥輔塵史 樂自足 以下係知

足榮格期行乎邨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

也期對曰吾樂其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

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操操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

卿黨正于陶自謂陶朱公顏師古注言若盛酒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
懷賦時地張也官六百石後漢柳漁兄曼容養志自脩為官不過六百石轉
自免去在勝傳妻論知足王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
念牛衣中涕泣時耶但取債足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
乘下澤車御炊段馬為郡椽吏守實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
苦耳十月令淵明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請所
乏唯至山舍及廬山遊規而已但少一死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
宗預共請瞻謂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尚色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
屑七造門耶遂不往宗預傳濁酒一盃張康曰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七與
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林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絕交書
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曰此郡沃壤珍貨且至人所昧者財也生財
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又留以妨賢路晉書
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
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紀不市田宅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
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飢寒若甚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此見朝
士廣山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紀

灌園新元延祖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飽餓不宜復有所
須每灌園撥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元結傳不置田宅有勸其
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閩望不過於即縣令耳無汗馬之勞
以文墨致位中書亦極矣何得更言灌業乎
詩話不在公卿武帝遣使徵棄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東坡詩
棄官終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水衡疏廣東海人毀車殺馬馬良年二十為
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斯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妻
撫孀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
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後此逝子來何處問
行藏事見後漢周穉傳碧山不負張褒矣監中不供李士職御史欲彈劾褒
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杜甫贈柏李士詩碧山李士焚銀魚蓋用
此詞詩送行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瘳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
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
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薛老親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囊中得祕
要方外散凶襟獨有青門錢群英悵別深唐詩紀事得牛橋出張齊賢相以
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井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

小車携解釣勝於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聲以詩戲
故人云午橋今得買公廬未竹煙花只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
尚書慕李太亮為人故宗師亮題詩在歸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
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
七十鬼為鄰已齊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在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
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李見素陳莊皆蓋致仕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
抖擻老精神明山錄一出一處張退傅與文惠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傳致政
有詩寄文惠曰楮案當年並命時兼葭衰嶺倚瓊枝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
高冥鳳在池倦游錄國月閑人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穎叔平
來訪未叔時占晦叔知穎開復召召一公未叔自為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
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資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篇木
轉青杏初尊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倦游錄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其詩無
悲之者惟李復圭嘗作詩譏之云老鳳池邊躡不去飢烏臺下繫無聲魯公
遂致仕云亦在張鑄希顏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為
帥南陽王介甫其門人也與姪顯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緝紳榮之杜

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田
園盡刈御還鄉歌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入
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在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
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我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作詩
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相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
不能用迂叟詩話香山九老睢陽五老洛陽耆英並見詩門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十三

退隱部

○隱逸 辭書要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書九四好豚君子吉九五嘉豚正
吉上九肥豚無不利遯卦天地閉賢人隱坤卦趣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乾
卦子曰素隱行直吾弗為矣中庸樂在澗碩人之實獨寐寤言未矢弗諼
詩身將隱焉用文之左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語入子曰賢者辟世其次
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十四舉逸民天下歸心焉二十窮則獨善其身
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同上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
志栖蓬於一丘則天下不身其樂漢叔傳埋光鑿乘寶威贊
詩句卷首衡茅下選賢多隱屠釣杜漁樵寄此生杜

前集

古今事實 齊宣王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窺其上故人號為巢
父堯之讓許由也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
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
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公
年歎其下流也逸士傳 許由一瓢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
以取飲飲訖掛於樹上風吹聲作聲尚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巢父擊壤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許由支伯者
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况天下也遂不
知所之 被髮捨棺被髮舍棺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視之
指公曰取彼金公投鐘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髮而負
薪豈取遺金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許由支伯
干木者洽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侯以
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取
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賢干木故下干木友田子方也 許由
生龜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甲賤不肯任楚威王以百

金聘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年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
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許由支伯
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知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鶩菽
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范蠡五湖范蠡反至五湖
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
為戮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 商山四皓四皓見秦
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饑唐虞
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
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高士傳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在奴餘姚人
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友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
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願因日暮自屈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君房足下位至鼎
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悅何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
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
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
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覓人臣乎子道

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小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專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無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在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白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其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

瀨 **甲** **屠** **絕** **迹** 東漢申屠蟠先是游士范滂等非許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為權勢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湯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備人 **硬** **圖** **形** **美** **朕** **威** **帝** **嘗** **徵** 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朕形狀朕卧於幽闇以被黜面言感朕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秘告其友曰今政在闇賢夫何為哉遠遊海濱賣卜給食卒 **後** **漢** **梁** **英** **南** **陽** **人** **順** **帝** **時** **備** **玄** **纁** **徵** **之** **固** **辭** **詔** **切** **責** **郡** **縣** **英** **不** **得** **已** **到** **京** **師** **強** **與** **入** **殿** **猶** **不屈** **帝** **怒** **曰** **朕** **能** **生** **君** **能** **殺** **君** **能** **貴** **君** **能** **賤** **君** **能** **富** **君** **能** **貧** **君** **何** **以** **慢** **朕** **命** **英** **曰** **臣** **受** **命** **於** **天** **生** **盡** **其** **命** **天** **也** **死** **不** **得** **其** **命** **亦** **天** **也** **陛下** **焉** **能** **生** **臣** **焉** **能** **殺** **臣** **見** **暴** **君** **如** **見** **仇** **讐** **立** **其** **朝** **猶** **不** **肯** **可得** **而** **貴** **乎** **雖** **在** **布** **衣** **之** **列** **不** **易** **萬** **乘** **之** **尊** **又** **可得** **而** **賤** **乎** **陛下** **焉** **能** **貴** **臣** **焉** **能** **賤**

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負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九枝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守英名最高而毀敗甚李固朱穆以為處士純盜虛名也 **即** **居** **後** **人** **謂** **潛** **自** **以** **曾** **祖** **晉** **世** **宰相** **耻** **復** **屈** **身** **後** **代** **自** **宋** **武帝** **王** **業** **漸** **隆** **不** **復** **肯** **仕** **所** **著** **文章** **皆** **題** **其** **年** **月** **義** **熙** **以前** **明** **書** **晉** **氏** **年** **號** **自** **末** **初** **以後** **惟** **云** **甲** **子** **而已** **袁** **志** **公** **謝** **公** **始** **有** **東** **山** **之** **志** **後** **嚴** **命** **屢** **臻** **勢** **不** **獲** **已** **始** **就** **桓** **公** **司** **馬** **于** **時** **人** **有** **鮑** **相** **公** **藥** **草** **中** **有** **遠** **志** **公** **取** **以** **問** **謝** **此** **藥** **又** **名** **水** **草** **何** **一** **物** **而** **有** **二** **稱** **謝** **未** **即** **答** **時** **郝** **隆** **在** **坐** **應** **聲** **答** **曰** **此** **甚** **易** **解** **處** **則** **為** **遠** **志** **出** **則** **為** **水** **草** **謝** **其** **有** **愧** **色** **相** **公** **自** **謝** **而** **笑** **曰** **郝** **參** **軍** **此** **過** **乃** **不** **栗** **亦** **極** **有** **會** **世** **說** **驥** **相** **嘗** **到** **其** **家** **驥** **之** **於** **樹** **條** **桑** **使** **者** **致** **命** **驥** **之** **曰** **使** **君** **既** **枉** **駕** **光** **臨** **且** **先** **詣** **家** **君** **冲** **聞** **大** **愧** **乃** **造** **其** **父** **驥** **之** **披** **短** **褐** **與** **冲** **話** **言** **父** **使** **驥** **之** **自** **持** **濁** **酒** **蔬** **菜** **供** **賓** **冲** **飭** **厨** **人** **代** **之** **父** **曰** **若** **使** **從** **者** **非** **野** **人** **之** **意** **也** **冲** **請** **驥** **之** **為** **長** **史** **固** **辭** **書** **年** **俞** **意** **梁** **陶** **弘** **景** **梁** **武** **屢** **聘** **不** **出** **唯** **畫** **兩** **牛** **一** **半** **散** **放** **水** **草** **之** **間** **一** **牛** **着** **金** **籠** **頭** **有** **人** **執** **鞭** **以** **杖** **驅** **之** **帝** **笑** **曰** **此** **人** **欲** **效** **曳** **尾** **之** **龜** **豈** **可** **致** **之** **已** **松** **處**

士鄭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號七松處
士為辨隱資却超每聞欽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宅在剡
為戴安道起宅其精整山中蔬食宋周顒於鐘山立隱舍終日長蔬白綠菜
紫葠春韭秋菘石膏膏唐田游巖隱其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
服出拜儀止謹樸帝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溪六逸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
竹溪六逸終南捷徑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
狗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
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官之捷徑耳藏用大慙志和築室越州
豹帶樓喬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作
色聲欲以天布數家嫂躬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
為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太
夫橋四明狂客賀知章晚節大誕放傲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東華王績
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寒早自供以周
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
自號東臯子松菊主人韋表微為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拂

白眉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魏陶淵明云
官不陸龜蒙以高士方口不至素善李蔚及當國召拜拾遺詔下而卒
入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
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矢墜驢曰天下於是
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
甚父送中書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
搏不知吐納脩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今主上博達今古深
究治亂直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琪
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聞見錄召御康節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
相謂門下士田棐太卿曰為我問卻堯夫可出嵩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
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
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
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相於政事堂至江南
黃景操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為試街知縣文忠奏天下
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
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

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街亦不嘔與果賢者
不當止與試街其言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
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
同召其卒不起有以也夫聞見錄為買園宅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
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
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朝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
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
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
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聞見錄山中騎牛劉渙凝之為穎上令掛冠隱
廬山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事從吾好時陳舜俞謫居山南
亦乘黃犢相與往來公制訪隱士具寓公門郡守訪隱士林逋居西湖未嘗
履城市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處士擬贊林逋處士隱居西湖
朝廷命守臣王濟躡訪逋聞之投贊一啟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
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
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該聞錄逸民言蘇明允著權書衡論伊川曰
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教乃汲汲於用矣如此所見安

得不為辨公所薄明神宗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直宗待以殊禮名動
海內後謂告歸終南山恃恩驕恣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拜
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
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
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
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考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
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
挾謫言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寔衰凍水
詩話與白雲詩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答曰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談數處士李渤石
洪温造為處士純益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
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小室山人索價高
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
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索高價以王節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入也其侮薄
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勿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
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先可笑也漁隱來公訪隱章聖幸汾陰回望林

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後寇萊公鎮洛九三數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其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寶再秉鉤軸野嘗游門下一日獻詩曰如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窻朝夕吟哦之古今詩話
處上趨朝類上常夷甫以行義薦朝廷官之不起歐陽公晚年治第于穎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致政而處士以待制起朝請人改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幾年騎馬聽朝雞凍水燕談
送物鵝伸脰好客臨門驚縮頭書隱居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贖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書工圖之開籠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其宗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入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 帝書看滄水燕談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十四

仙佛部

○**仙** 神女也 群書要語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劉子人傍山

釋名羽化蠅蛻六帖羽蓋霓旌霞衣風馭同上吸沆瀣餐朝霞大人賦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史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正穰念多懷恐此物不肯來也真諦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集仙錄

詩何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韓文
古今事實 問道黃帝以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登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天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

盡死而我獨存矣莊子赤松為雨師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
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高辛時為雨師列仙傳侯食松子侯食松子侯食松子侯食松子侯食松子侯食松子
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列仙傳彭
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
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專善於補導之術列仙傳
冥西王母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五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
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傲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石造父為御
又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精又無
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政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丹之生閔令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及真人
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
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
其真狀老子感焉內傳老子之生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
歲乃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
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面黃眉廣額

長耳大目踧齒方口眉唇額有參半達理日月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
齡三五手把下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父壽故號老子所出度
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喬葉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
嵩山後喬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
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笙能致
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致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
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夫婦一旦皆隨鳳凰飛去鬼谷先生
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琴高乘鯉琴高者
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比自黎
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安期生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
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北置而去留書以赤玉鳥一兩為報
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
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橘中老老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
盡收餘三四斗益巴人即令挾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

老叟鬚眉皓然肌軀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帳一幅絳葦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疑酒四鍾阿母女然盈娘子踏虛龍編襪八納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橋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橋中耳有一叟曰僕創虛矣須能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世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所在秦皇求仙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山楫楮其山紀本盧敖求仙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深頤而蒼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道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皆拜離盧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良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于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登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鶴與壤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

非哉敖燕人秦皇召為博士使求仙淮南子漢武求仙漢武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懈可得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遂去至海上元圃行萬八千里云玉蟠桃七月七日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饗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窓下有入窺者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宮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漢武內傳蘇秦曰今感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勿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墨墨遂高冲天今遼東諸子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根神前下摩銅人劉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不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日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往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李少君道術李少君字雲臺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

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小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勺與服之則愈
乃止言臣能凝頰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升天身竦則凌天伏入
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邇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
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其尊
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封君達活人**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
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
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內傳**遇羨門子**羨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
生得道在家山能讀龍嶺經乃道書之象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
毛之節待從十餘玉女若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
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列仙傳**長房獨處**後漢費長
房為汝南市椽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入莫之見惟
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室嚴麗
旨酒甘肴盈行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
寧能相隨乎後從童翁求道入深山於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惑又卧於
空屋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無之曰子
可教也後令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

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
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
也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魏伯陽服丹**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
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
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
伯陽之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
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王喬飛鳥**王喬漢顯宗
時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
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鳥從南方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帳之但得一鳥
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擁排終不插動喬
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梅福**
為仙梅福為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馮異**
解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柔弱至寢入棺其輕如
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雞犬**馮異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
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馮中犬吠天上**董奉種杏**吳董奉候官人有道術居山
不種田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

得十餘萬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游戲其下竟不生草嘗如共
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舍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
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群虎輒吼逐之
局磨鏡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
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
後止其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祥水崖頭一旦
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荷玄道**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
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
君得無從也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
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彼也玄指牀使行指蟻蟻及諸行
虫飛燕雀龜之屬使弄應節短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
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
向所投也於是又能為客設酒無父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
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畫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海
暝大雨流潦 **讀石室書**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
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讀十數字形跡歸書以示

稽叔夜叔夜蓋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性至失石室
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許真君斬蛟**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
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
顧之間少年去君請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
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君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
道眼遙視謂弟子施太王曰彼之精性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
手中掛牌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闕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
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
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
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道形
蜃精復亦本形為吏所殺 **李八百**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
訖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兩鹿**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
君得道尚隔兩鹿橋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鹿也 **洪景鍊**陶洪景既得
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雌黃等後合飛丹
色如霜雪服之軀輕 **梁書** **唯真**唯真宅雞犬皆升唯鼠墮地晏
類要 **屍解如蟬**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感其中卒唯有空皮而皆

上開折有似蟬蛻空中聞打麥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用餘忽
遍身蒼虜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
方出鬚髮皆黑頰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
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居舍雞犬皆升空中猶聞打麥聲
希夷得道陳搏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雪竈觀文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
百餘日不起番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
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合中卒經七月支躄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
不散金花以下係女仙西王母者金花也厥姓緜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
隸焉集仙錄蔡夫人蔡夫人者劉綱妻也鬢髮如雲肌潔如雪女仙錄
華萼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頰色絕整真諦江妃江妃子女不知何
許人出遊江濱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
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毛女食松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嶺師世
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饑寒列仙傳洞庭
君又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水
子為媼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尸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楠
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教如其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披紫執圭取

書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懼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擊天飛
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於碧
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
能救之茲奉蘭房求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詩話洞窟遊呂呂若客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侍郎謂之孫會昌中兩
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
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嶽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洛陽人不識朗吟
飛過洞庭湖風土記飲東林沈氏顏顏真卿熙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
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人仙白酒一日有客
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
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
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又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筆席
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蒼壁云西隣已富懸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
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藍橋遇仙女仙附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
瓊漿百感生玄霜揚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路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過
藍橋馮一舍有老嫗揖之求將水嫗云雲英擊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

曰但得玉符玉印當與之後航得神白為攝藥遂得娶而仙云傳奇

○道士附女道士群書要語道生一老子大道者不可彊名也彊名曰天疆

字曰道真一經訣無宗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堯始運道一切為極

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大女真一經人行太道號曰道士士者

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稱道士太霄琅書經道士有

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

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謨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

之倫也三洞道科

古今事實棄妻遊山晉許遇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止精舍於

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倫

游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本傳絳怡家頭孫策欲斬道士

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父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

着絳帕蒙頭鼓琴燒香讀和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道

君但未悟耳江表傳詔賜鏡湖賀知章選秘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

湖剡川一曲以賜換經見鴻門道士授官唐玄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

夫高宗時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奏章天門見天門遊廣莫宮

中秋門謝有飲孫女道士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為風飄至

平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冊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

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白日

上升續神仙傳

詩話石鼎聯句衡山道士軒轅亦明自衡山來借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

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声夜與劉

說謔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七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

矣韓文

○首觀天祠群書要語觀樓也觀者於上觀望也釋名觀謂之闕爾雅

今道家亦謂之觀又曰宮多為祠官典領之地

館香火之緣並見歐集

詩句四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程伯淳崇福宮衰遲愧宮職同上

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欽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立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欽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立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欽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立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古聞西方有六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佛生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天智光明照十方世界誦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如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景德傳燈錄 **實明帝迎佛**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魏魏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一禿僧帶白氎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獻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大藏一覽 **佛法入中國**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頭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以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

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 **阿難說法**第二祖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摩訶經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一國及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夫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既獲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壇准空棺一隻革履存焉傳燈錄 **弘忍鏡臺**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僧神秀於廬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慧能於秀偈側寫一偈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法於能楞嚴經 **梁武帝晚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本紀 **魏作金像**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五像二為九層浮屠扼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九丈上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魏書 **唐武后欲造木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通鑑 **諫迎佛骨**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頌至唐法炮體膚委珍貝騰踏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諫書 **百居易**

暮節感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有
與往來曰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本傳獨得佛教真宗嘗曰裴休真儒者然
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滿釋教萬言居世朝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
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
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毀佛像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
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
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後唐李後主酷
信浮圖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頭額至為痛楚親為案門
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滯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投學佛墜印而行僧
犯奸有司具請還俗後主令禮佛二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士念
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錄西方論綠業卑劣群愚流傳世代又梯梯凌
空虛願躬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聞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
榛棘途誰哉繼三耶為我焚香書朱元晦感興詩

○僧尼群書要語齊門六帖開士同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天
藏一僧曰必窮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替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

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行阿育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沙門
有二坐禪為上乘誦經為中輩助眾為下輩無為經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
而歸於無為也表宏漢記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
有最上乘禪傳灯錄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維摩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庶乎其可也韓文

詩句學不成一老來在亦風流杜寄贊上人尼女曰優婆夷又曰尼天載一覽

古今事實通鑑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身至大盛置而
不傳通鑑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
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晉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通鑑蓋思
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於山東立券殿
即東林也絕塵清勝之窟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童雷次宗廬門周續
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二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高僧
傳通鑑遠法師居廬阜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
鳴號苦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堂達此二人與語道
合不覺過之因而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廬山記招入通鑑遠遊師結白
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該許之遂造焉因勉令

七六

入社陶擔眉而去。廬阜雜記。不入白蓮社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難止
 之范竊在豫章遠師請入社范不能從遠師傳。女子寄宿。高僧鬼戒行嚴潔
 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言甚真。意真確
 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裹身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
 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逼受妓女。摩羅什姚主。以妓女福令受之。乃
 自講說。壁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飛錫闍黎。鄧隱峯擲錫空
 中。飛錫。飛身而過。應真飛錫。以躡虛。天台賦。能通文術。佛圖澄。天生人妙
 通文術。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乃試其術。
 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之。試暴病死。澄取楊枝。沾
 水灑而呪之。遂甦。黑文宰相。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
 要。賓客輻湊。孔頴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通鑑。示影。白定佛陀
 耶舍為入。赤髯善解。毗波沙。時人號曰赤髯毗耶沙。澤曇如是。白於面。雖
 既步。注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曰足和尚。又殊問疾。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
 疾。道明禪師聞五祖衣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
 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
 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禪有五戒。元珪禪師有異人。我冠而至。曰。我欲神

也。稽首。戒師曰。什汝五戒。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
 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是為佛戒。看水牯牛。大安禪師曰。安在。為山二千
 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又如
 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迤迤地趕。亦不去也。石頭路滑。石頭
 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躡倒汝。
 麼。師曰。若躡倒。即不來。磨成鏡。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常日坐禪。師
 曰。太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曰。作什麼。師曰。磨作
 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罵佛罵祖。德山宣監禪師為
 山問。眾還識遮阿師也。無眾曰。不識。為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
 傳。一餅一鉢。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晨
 雞暮鐘。如炭石室。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如炭石室。向折脚
 鐘子。煮飯喫過。三二十年。鳩白雲。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
 風。曰。一鳩白雲。三間茅屋。自公問禪。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
 葉蟠屈如蓋。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
 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

江神取管波中便是泉臺同上浮屠還俗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愈因教其為
支遂去浮屠舉進士浮屠奉親張策少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
母以避亂東坡問釋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任潤州金
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
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
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
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
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末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為尼之始
以下係尼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為尼
之始也事物紀原武氏為尼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高宗紀
尼郭伏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樂天嘗贈以詩為尼立碑大明和尚卒弟子
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九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
淚以求柳文歐陽文忠公嘗過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
為尼名惠普早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善教
收下徵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看韓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上問其
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温公日錄捨宅為寺尼寺附東晉何充始

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事物紀原為安造寺王縉為相為安起感應寺宏
麗無比當時頗為識者所笑南部新書題尼寺壁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
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苦不為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
感之後悟老比丘之言立巧變之紀異錄
詩話釋言感韓退之不喜僧每為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碁歸
白黑生死隨機權佛在一擲象盧叱迴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橫戈鋌飲酒
盡百金朝譴恩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之事乃云圍碁飲酒不
博醉化唱曲良為不雅可謂出醜矣侯鯖錄
○佛釋書聖誕語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
實一也釋書精舍 梵宮 寶地 紺園 化城 淨土 鷲峯 布金之
地 並六帖 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應劭
詩句若耶溪傍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杜綰字出青連坡蔣山
古今事實建寺之始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
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稱置白馬寺即
僧寺之始也事物紀原祇園佛太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
孤獨因住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外事

顯慶中王女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晉舍魯國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

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有

蘭若四萬僧居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

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本紀

詩話靈隱夜吟宋之問游靈隱夜吟云鷲嶺巒岩堯龍宮隱寂寥參久不能續

有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門外飄

捫蘿登塔遠到木引泉遙云云暹暹僧不見人以為駭實王也關前飯後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其後播鎮揚州

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開梨飯後鐘後二絕播出鎮是邦

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食

寺狗勝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日息寺大食之僧笑曰能作勝先生偷狗

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世不爭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擲續貂之尾索綯

牽去難回顧免之眸又云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疾取狗與說也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實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

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即為有

它故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角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蔬蔬

蒸處已將蕉葉果熟時兼用杏葉洗紅鮮雅稱金盤軟熟實堪玉筋挑法把

檀根木也並檀根自合喫條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此池筆記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十一 民業部

○農家附田 群書要語堤封五萬疆場綺紛溝澮刻鏤源龍鱗決渠降雨荷

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益

生因利其去復下水灌水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書載茂載其耕澤

澤詩則饒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媿茶麥稊止黍稷茂止良饒彼南

畝田峻至喜此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庚隋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上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子農夫不為水旱較耕子農幾圍笠其談瓏畝間則文

田一歲曰蓄二歲曰蓄三歲曰畜雍州版田惟上上貢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幾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劉長卿兩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許種稻耕白水

負薪斫青山孟郊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杜舍田貴火聲煥爐山曲江幸有桑麻

田故將移住白雲邊杜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葛洪桑麻交公侯為等倫杜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十一 伊子耕于有孝之野以樂堯舜之道長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云耦而不較子路

從而後遇夫人以杖荷篠于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夫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志焉上同陳勝曰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使髡之趙請救齊空首凡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攘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蒲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請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田穰籠也汙邪下地田也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擊耕之籠上張然曰右富貴無相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酒酒為百物權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手酒自勞家本秦也祇為秦鼓婦趙女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穰不洽種一頃豆麥而為其人生行樂耳源富貴何時野耕籠籠好為梁父吟郭子郭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蘇李蘇李子曰吾君有雒陽負郭一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賈田賈田自汚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也賤貴而以自汚何從其計伯耕使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術有

田三十頃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及賈賈田張禹內殖資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沃漚溉灌極膏腴自耕而食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身後桑田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躬子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求田問舍許允見陳元龍元龍謂池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有田不在王素使謂文中子曰益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常勤陸龜家有田數百畝屋二十楹田古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挿休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懲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陸文多田多田虞侯意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魏不齊書要語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社婦女母觀省婦使以觀蚕事春事既登分繭絲効絲功以其郊廟之服月令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浴種于川桑于公桑瞻仰注古今事實馬頭娘蜀之先有蚕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父愛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

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
齒母以誓衆之言在父父曰極於人不極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
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
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安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
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
上以我身心不亡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
三縣界每歲所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
頭娘以祈蚕焉圖經祀先蚕于寶云祀先蚕婦人禹氏女之尊稱先蚕也
祭先蚕其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表即地神正
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家君家蚕葉百倍言訖而去成如
其言大得蚕續齊諧記

○貨殖家附商賈群書要語雞鳴而起為利者路之徒也子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揚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天官家古之為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比肩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矣夫始矣天下
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上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

下則皆為市來天下壤土皆為利往天下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伯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氓乎貨殖序凡編戶之民富相計則卑下之伯
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未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紋不如綺市門此言業貧者資也貨殖序駟驢注會一家交易也駟者
其首率也上諺曰百里不取糶千里不取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
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也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
與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次之所好美矣同富商賈或帶財後貧轉載
百數廢居邑注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後食巷列千
所羅居百族則能計語額矐談論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晉成伯
詩曰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杜

古事事實伎巧致利太公望封於營在地涸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技
巧則人物歸之強至而輻奏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貨殖傳人棄我取自主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自主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布帛予之食史記
好停貯子貢好廢舉注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林參得民子晉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乃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會者取

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子嘗君聞而怒曰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居家致富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養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家越世看萬物錄許然者牒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弄嘗南游越范蠡畢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山本安世皆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侯邑萬戶然身衣式練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注都內主藏官安世已還官官不薄也本息百三王莽令市官收賤賈賂貨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百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不鑿鑿鑰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貴萬計而性吝小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始環佩散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續世焚券自償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

終素所微貸人間數百萬道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續世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墮隨而高其前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為鬼所笑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不異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力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自王戎性好與利廣取不方園由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女適裴頠積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婦寧戎色不悅女還還自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車求婚訖而更責取身鹿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諸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鹿以著背後傾身墮之父焚其券宋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有債觀之焚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木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悞歎曰立市易法唐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体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菓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哉首以細民久為兼并所苦故為立法耳續世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饜餅者早過戶必問謳歌當爐者曰萬錢今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

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限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子
 古今事實 隱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
 漁人 燧人伏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騷 罔罟 漁
 雷澤澤之人皆孫屠 本紀 如棠失魚 公矣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
 遂往觀魚而觀之非禮也公幸曰公如棠觀漁者來相金之魚而張之法云張
 網羅也登萊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與入爭利使遠觀之五年 罔罟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賣魚 魏任蝦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蝦取直如常
 以行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魚者
 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載蛇頭
 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驚怖不落落法和使備悔
 為蛇作功德 梁武帝 陸龜蒙高放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碎以自佐嘗至
 饒州三百無所詣刺史蔡京宰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
 不乘馬并舟設蓬席齋東書卷電筆林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
 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詩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

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若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
 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 冷齋詩話

○釣者 群書要語其釣維何維絲伊緝 召南 釣者之恭非為魚也 墨子 以直
 針而為釣維何魚之能得 楚辭 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
 龍伯國之太人一釣連六鰲於是山流於北極 列子 釣鰲得書 呂望年七十

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
 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
 鯉剗腹得書 七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類聚 魚鉤 呂尚窮困年老

以鯉釣好周西伯西伯將獵小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龍非虎非龍所獲伯王之
 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
 太公載與俱立以為師 史 釣得 王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前曰

望釣得王璜刻曰周受命呂佐 大傳 太公釣於慈泉 在磻溪 呂 以鯉釣 子
 思居衛七人釣於河得鮒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鮒魚難得者子如何
 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筋之餌鮒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鮒則吞之子思曰

鮒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孔叢子 釣而不網 子釣而不網 俗

前集四

公天鈞任公子為太鈞巨緇五千摺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上而釣
期年不得魚已而太魚食之牽巨鈞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
震動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潮河以東蒼梧以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越淮濱
守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物類外 **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爾
絲為綸芒針為鈞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子列 **羊裘** 正鈞後漢嚴
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大學友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
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詳見 **煙波** 鈞張志和
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鈞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畢備
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鈞鈞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後漢方術傳
詩詠 鈞 范希文贈鈞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羨君看一葉舟出
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三詩雖同而意各有寓 文酒詩話

獵者群書要語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
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
義爾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
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獮祭魚然
後漁入澤梁對祭獸然後田 雉鳩化為鷹然後設網羅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由不麋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又曰季夏之月
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禮記
古今事實蒐田以時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狝狝 狝 宣王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四行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祖湯暴虎 鄭大救祖湯暴虎獻于公所將子無祖戒其傷女 **梁**
吾山獵見白鴈群下穀者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
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
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以人祠乃再景公下堂鴈首曰吾所以求雨
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再將有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
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

呼萬歲曰樂哉人獵者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放鹿與母之孫孫傳
龐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孫適至求龐對
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孫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天子不忍龐
又且忍吾子乎韓子**不失獵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
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夫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
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魏國**跪遇獲禽**莊子者趙簡子使王良與
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
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馮媛當熊**見熊門**諫帝射雉**以見公孫
孫盛為庾公託至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
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數答曰所謂無小無天從公于
適矣**拔猛獸箭**晉桓石虔少子鎮憲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未知
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伏復
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瘴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因發槍四豕有豕
突前及馬鎗民部尚書書俊拔馬搏之上矢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也
何鷹其對曰陛下神武可拔雄心於一獸乎上天說為之鷹獵**鷹獵**

田獵 諫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也帝嘗獵
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不可不從唐書
王元吉嘗鷹狗出嘗載且網三十車曰我寧二百不食不可一日不獵本傳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三十八 **技藝部**

醫者 附 **藥** 詳書要語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其醫事歲終則統其醫人
十全為生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 奇高繼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子路 醫不二世不服其藥曲禮

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尚書 食且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音章忘憂卷康養生論

詩句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賦 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康節
古今事實神農嘗藥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曲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
出焉經 馮術為醫平咸以馮術為帝堯之醫賦 扁鵲善醫扁鵲兄弟二人

善醫扁鵲文侯問曰子兄弟二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
毫毛故名不出門鵲滅人血脈投入毒藥故名聞諸侯鵲冠子扁鵲論 扁
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
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

日者見相侯退走曰疾居膝理湯散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主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后五日相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從事則亦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裁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郎為帶下醫過雜陽聞周人爰老人即為耳目庫醫入咸陽聞秦人爰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李醢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扁鵲起死號太子死扁鵲至魏國中庶子曰暴蹇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疑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前洗腸胃漱滌五臟史記醫和死也晉侯求醫於秦伯使醫和親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虫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不可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音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夜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盡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肩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肩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左成上醫上國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字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上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視見扁鵲扁鵲少為人舍長令各長桑君過扁鵲而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方年老欲傳身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二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二十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持以診脈為名耳呂氏春秋秦王有病召扁鵲扁鵲得車五乘也命乃在天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下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樓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也後漢郭王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者針經診脈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王季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不愛不矜雖貧賤必及其心九瘡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龐服交處一針即差石王詰狀王曰醫言意也瘡理至微隨氣用其神存心手之間可得勝而不可得言貴者必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瘡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足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

不傳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脈之曰胃中有虫欲成肉菹食臃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臃佗為入性惡難得意耻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未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反操哀書呼之佗恃能厭事不肯至操大怒以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為人迎醫張遂召陶侃為主簿 蔡母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久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請行衆咸服其義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言音也思慮精則得之五音所辨口不能言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毒有功雖無益也 終無益也韓康字伯休 韓康字伯休，隴西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二平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奶？」賀乃不。一羊沽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枯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參諫抗曰：「羊沽豈配入都時談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今。」

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書華定錄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銘為君以汞為臣金石為使黃牙為田 韓康字伯休，隴西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二平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奶？」賀乃不。一羊沽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枯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參諫抗曰：「羊沽豈配入都時談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今。」
詩語因病求食周默授宜其簿幼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是病煩一切脉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曰其母石飲按鄰好挑之孫不對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二十妻自昏髮白已頭低繚情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雞孫答詩曰兩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若水一番新如今且悅目前景裝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字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藥要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默之官二年而婦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庚申道土程要膏有朝士夜會蔡南人觀拉師同守 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知行止任汝彭說是非宋師掌開龜之兆周禮筮氏掌供饗饔以待祀事同上擡粟出上自何能穀

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詩上云其卦詩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象三人白則從一人之言洪範

古今事實伏義作巫履氏作始有筮古史考伏義得神蓍而定身策

龜長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也知龜長不如從

長左曰無定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曰之遇非皆言無下足不來

趨于掩口而笑曰無定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舟至衛波傳

疑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决之史之

季王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買筮謂之曰何苦之卑行之汚季王持腹而

大笑**君平卜筮**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聚人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策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

言依於忠各因勢道變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闕數人得百錢足自費

則閉門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從游學教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

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

訛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答畢卓曰酒能令人醉善易暖書版授其妻曰吾自後五年當

有詔使來類此事姓真此人負吾金至期有能使止亭中妻遂產放其之使

者况公良以而悟乃命取舊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手知吾善易故書版以

寄意妻還掘金皆如上焉**白其屋**蜀晉淳于智能易筮誰人夏侯濂母病語

上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濂馳見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

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濂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

拉然而崩**人**其書壽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

中書九卷與之問人趙載其竊青囊書為人所焚**京房**易卦以錢擲

以甲子起卦折爻復爻見及門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

靈前有兩在子過客投之以上休咎例為主履為凶**西**相張節公嘗謂

予曰其舉進士時適寇萊公遊相國寺詣卜肆卜者曰一人者宰相也既

出逢張相音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

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曰消敵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

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成也是時節公已致仕猶能遺其姓

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范蜀公**驗**事後自至和嘉祐已來

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

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筆錄**難**京師賣卜

者唯利牽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

前集

必得十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日之利者尤有問者曰不得下弟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幸倍獲有因此者終身變利者談

古今文集下亦上之流雜見書傳虎下紫姑卜牛跡卜灼骨卜鳥卜雞

不法於善惡亦有可稱者異死曰世有紫女云是人家妻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指欄邊迎之

○群書曼語用史巫紛若吉易可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

舞害同礼 女巫掌歲時祓除糞浴冏男曰巫女曰祝胡的及說文南人有言

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詩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陳琳論文詩句詔師

舞口牙舌作霹靂擊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雞骨上章拜水神詩

古今事實病謂巫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上之不吉列子

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宋玉知人生死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問高士

武帝末衛后霍氏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

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三輔遺事云充假東歐

王敬鬼壽百六十歲遇命與巫立誓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晉祠維卜自此

始漢志祭以牛祠弟使倫瑋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會稽俗多

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核書屬縣曉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詭佈愚民皆案

論之有矣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鄭今沉巫見不臨門飛用或顏之

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家訓王顯為

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獲後大抵類巫覡置符求福王琰妃常以

過置別室求巫者容置符於履中以求福召巫禳厭劉文靜家數有在召巫

夜披髮衝刀為禳厭蔡巫覡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不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家傳蔡巫覡生苗田人陳可大知聲慶府助下忽

腫起如生癰癩狀頃刻間大如盈載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豎豆蠶

試若香耳則是已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熱水調一天錢服之遂同下瀉出生

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消續前平膏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

財妻為蚕巫林公菜用雞肉桃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稟吐

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皆悉肖似康新于州捕

林置徽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九輿魚肉瓜東湯茶皆可挑初

中毒竟背腹稍痛明日漸加撓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曾痛下則

腹痛積以度悴此其候也在督鼎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盞投膽簪卡錢於

於

中候馨化盡通口呷服良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千萬則瀉之以米
飲下醬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
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二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巫覡敗酒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
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平
善巫偶因它事窘用又請一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
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咒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我酒家列廢
莫其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耶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
古今文集符祝之類未可急急知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
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云知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
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
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古今事類全書卷之三十九 技藝部

論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外之證如相諸掌六帖有知人之鑒許劭傳
古今事實 會頌異相 會頌四目 春秋九 會頌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淮南

子相亦重瞳子 史記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三乳也文王四乳 淮南子

豐下有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楚公孫

教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殺也食子難也收子殺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 左文元 豕狼之聲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

向曰吾母多而庶幾吾惡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
一國兩卿矣豈無徵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謂諸姑曰長叔如生舅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豕狼之聲也
狼子野心非是莫矣 羊舌氏矣遂弗視 左昭三 滅君叔氏 初楚可馬子良生

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黃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叔氏矣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威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叔氏之鬼不其斂而秋

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 左宣 狼失子 子路曰澹臺子

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等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相
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入則失之子羽以言取大則失之空立

惟不知言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
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昂鼻巨肩顴頰蹙顴膝彎

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平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吾聞吾所自有吾所不知

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生者四十二歲言不可言單父人呂公善相也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冷有重安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貫不為一錢謂人曰人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夫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呂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郎呂后也高祖紀

宋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相其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謹毋反濞曰不敢

齊 宣王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詐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言吾相不當侯耶

大鴻臚 有相上相之當至丞相賢有勇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女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賢而餓死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

負言又信讖讖死負指其口曰從理人口此餓死法也

張負 曰貴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劉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百鑄錢景帝即位人有生通盜出微外鑄錢竟棄驗沒入之寄死人家

婦人富貴 漢黃霸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班超行 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額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行至其家至有一劍從相者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封侯耶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路自 封侯王數字應仲潘潘相之曰蜂目已露聲未振若不噬大亦當為人所噬

魏志本 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竊而供給其費使得專學

管輅 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其無三甲腹無三主皆不壽之相

母知其貴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

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眇目而竄，壽遠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小則當富貴，大則時昭。因醉，墮馬，髮角少傷，得連意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在流矢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達為司空，天白之表。太宗四歲有畫星見，曰：龍鳳之姿，天白之表，年幾壯，必誌濟世民安。無貴相。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擊，揮為戲，持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綱，及帝登極而顯謂，因召其二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玄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友李朝文知，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將者何如？人談與借來會，女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因不稱。表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相見，表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休，星貴，財若有貴，貴驗也。近世君臣想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致位宰相，龍息必貴，表天綱相，實軌伏，卒貴，王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芝田錄：又省得，謂表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此其遊天綱，謂淹曰：公關臺學，優全，且傳，將以文章顯，謂拜法，令成天地。

相暗不，官五品，謂，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二君久，皆得，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高有火色，今文本謂馬周為自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及，四十八歲，空日，角珠庭，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所宜，參相福文，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奇龍福文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須取宰相，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驕，頹，李必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芋，授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并澤海。相在，張愔，撤相，魏元忠，父不，答元忠，怒曰：窮道，何何，預君，即拂衣去，愔，遽起曰：君之相在，奴時，位必卿相也。本傳，相天，及，曹，柳，澤，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中，龍，為，浮者，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同上。陰，公，度，飛，恥，小，右，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文，被，罪，假，得，玉帶，一，羅帶，一，以，賂，津，要，實，于，欄，道，忘，取，之，而夫，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撫言。元末，相，肖，山人，以，無，自，故，逢，心，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旁，次，卿，友，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謂，者，盈，巷，觀，收，卿，也，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道，簡，杜，長，秀才，位，極，入，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

西蜀云太平能識者活現龍所役皆貴太宗君噴薄問以戎河東之事不

吞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

以其相人也遺請南衙見真宗及明亟還問其故曰王明斯役皆將相也何

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聞見與公真相王莫公欽若卿薦赴闕張僕射齊賢

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左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

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真公召從門下因房聲謂聞人術者遊聞之謂錢曰不

知何人耶若形聲相類世無識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勉之使慕後見希

白召之與公卑微遠人神貌疎瘦復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

疎然側目瞻視與公起術人稽顙興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賦曰中

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

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窮不完者但無字而已錢感曰他日

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勞後希白方為翰林

學士與公已真拜同上急流真錢苦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

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斯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一僧熟視若水

久之不語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許去希

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自麻衣道者也聞

見錄貴人貴曹謙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堂上見晏

元獻公晏季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謙議執視之曰晏奉禮也日貴甚但老

天養矣不及見子為相也曰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謂許公改

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傅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秉公謫守黃州時罷穎公司

理參軍與公曰龐司理也曰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之貴人

多識貴人信有之也作天理神妙字明逸隱居終南山釣材谷聞希夷之

風性見之希夷先生一日命酒掃庭除曰當有至拜客至明逸作雜夫拜庭上

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乎十年後當有顯官名盤聞天下明逸曰故以

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官相當爾雖顯跡

山林恐竟不能自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宗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

龍圖閣論天下事及歸崑山遷讓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

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臣臣晚也初冠

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

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屬多遜耳後果如其言歸田錄臣臣曰於面歐陽韋

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哀不著齒無事得誘其言頗驗耳白

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池筆記道人身

齒叢談作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
得任聞先生之名望風而至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執之虎既去與
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筆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
妻曰先生謂君謨謂曰夜夢頗驚皇不君謨愕然視其形於夢中遂能正骨
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
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書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瞿目視君謨
須臾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文門下極善相時論以
為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
無斐立之說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李蘆荆公詩注
辨貴江南一節度使乃相者命其妻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有
黃氣群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又拖一火兒雜立使辨之云面上有水
波者是亦用此術雜術士王生善而善聽數一昔公守金陵王生潛
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故有
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
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華州該開錄
相曰不陳瑩中尊入朝已立班上御朝羞晚景日照耀蔡京注曰久而不

驛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百家詩話相其後韓參
政意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高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
善相曰王君宰相木也韓李王君皆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
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縵皆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穎二院
學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聞見錄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謂之云侯寢方以觀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
之云來得也曷具人語甚為奇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
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百家詩話眼多白季承之在仁宗朝
官州縣因却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
今知勤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談命者壁畫講稟天知命故不憂辨君子居易以俟命庸得之自是不得
自是以聽天命謀君子有三畏上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孟子曰
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
不立於岩墻之下及其道者正命也極格死者非正命也以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心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九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上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命其貧賤，輪土之窮通無非命。所謂命者，生死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大之所賦也。詩曰：『百古聖賢多薄命。』杜文章憤命達，杜詞人命薄多無益。自集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

古今事實。孔子五十七而知天命，子罕言命。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如何，何不容何。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或曰：『魯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為能使余不遇哉。』李廣不逢漢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至老不遇，武帝自為大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岸朋得脫，實廣國家貧為人。

所據實為主入山作放時，寒則岸下百餘人岸崩盡，殺獨少者得脫。曰：『當侯及實后立果，封侯外戚傳。窮達有命，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文惠太子惡西昌侯鸞，鸞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也。齊武紀。命多蹇，劉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定命錄。李虛中言：『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算，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對酌推入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起其年時，百不失一。』作墓誌。命亦難信，元豐間有僧化成人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跡曰：『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算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待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兩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侯旬且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曰：『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其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掃編。命二處合，章劬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存命。』

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二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卒宋子京退而
召術者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員公稱命各有二處合皇祐間果為相
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歸田錄 **召用失儀**陳抃中罷相仁宗問誰可
代者執中奉其育上遂召抃會元節待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
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太用 **志**
查忍誦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押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樞密院
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遂
罷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我晚年與脩唐書書
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刀氏曰吾之脩書
可謂糊塗入布袋方氏曰君於仕官何異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為善對聯
詩話不遇宣宗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
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接
臂視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即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
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
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驕駟衝天尹奪卷悵宣宗馳名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
倉舊曹事一見一心終 **宣宗**宣宗嘗微行溫府錫遇於逆旅温不識傲然話之曰

公非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罪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
其制詞曰孔明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
之才空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
而元宗至浩然匿林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
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
何誣我因放還 **本傳** **肯命通**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
日臣係第十隊入沐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
藥上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上能之亦不獲用後
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簿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
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
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命在磨蝎**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
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
停飲挹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官在斗牛磨蝎而身官亦在焉故其
贈術士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題詩**薛令之闔之長溪人及第
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侍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
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飯澁匙難舉黍稀筋易覺無所謀朝夕何由保

歲寒宗幸東宮覽之案筆題其傍曰啄木口嘴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
逐秦榆暖令之遂謝病歸雷轟薦福碑范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
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其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
具丁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
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
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技藝部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四十
○書者詳書要語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似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前武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益曰受采於器變丹青畫虎不成反類狗馬援謂諸大
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手執方諸承月中水周禮注鏡謂之方
諸楊巖畫有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
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畫品
詩句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絹亦寒暑荆公
古今事實解衣宋元君將畫圖吳興史皆至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
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揮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薄羸君曰
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誤墨畫蠅曹不與善畫吳王使不與畫屏風墨落

點素因就以作蠅既御權以為生蠅手蠅之後國取畫顧長康曾以

厨畫糊題寄桓玄其具所珍惜者玄乃發厨取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

云妙畫通靈变化而去了無性色世說觀畫施錢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

京師寺記興寧中在相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嗚利注疏其時士大夫無

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利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

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

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見者五萬第三日可任

列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宇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藝文類聚引世說

今世說不載各畫容讓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

寒並不下筆於京皆過天地明明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架見南齊書

晴龍飛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

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

記聞一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循近代名手也二往

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間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

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后山泗水畫畫桓玄

好畫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具而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

韻寒具饌餅也

荆馬鑿

誤畫

晉王獻之桓温嘗使畫扇墨誤落因畫作鳥

狩駝牛其妙

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空與波上悅之詔

坐者賦詩而召閣立本作狀閣外傳學畫師間立本是時已為主爵即中俯

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畫文辭不減齊輩

今獨以畫見名與斯役等若曹懷母身本傳鄭虔**三絕**唐鄭虔善圖山水嘗

自罵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異其尾曰鄭虔**三絕**觀畫地獄真道玄字遁子

畫也款交相後成都人來觀咸懼罪脩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朱景玄

神真畫王涯居水寧里名畫畫以金玉為奩奩軸盤垣貯之重覆固秘及被誅

為入破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畫畫於道**觀父兄弟**毛稜水遠子便達有

餘真巧未足若此其父則牀上疊牀隋法繪畫調精密方之厥兄恐屋下架

臺續畫品**畫見夜隱**太宗朝李王獻畫羊畫則齧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莫

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畫見夜隱沃焦

山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海外記**啜茶觀畫**經筵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

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龜山語錄

王墨善澀墨號王墨善畫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脚踏手拂隨其形象為山

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畫斷**黃全畫花**黃全父子畫花

妙在賦色用筆極細始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

畫之殊草上畧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蓋惡其亂已言其粗俗不入

格罷之熙之子乃好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蓋不

復能庇葭遂得幽院昂然其氣韻甚不又配表甚崔白白翎毛崔白豪傑人攻

畫雖以敗荷鳧鳥得者然尤精花翎毛**惠崇小景**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鶴

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烟渚蒹葭曠之狀又工詩荆公

詩話圖畫下詩馮太傅端嘗書云鳴駮直上十千尺天靜無風殼更乾碧眼

胡兒三百騎盡擬金鞍向雲看謂坐客曰可面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

倦游錄**見詩如畫**歐陽公題畫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

志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識畫此直為識畫也筆談



